

清怡親王府藏書考論—— 以新發現的《影堂陳設書目錄》為中心*

侯 印 國**

摘 要

怡府藏書未受到應有的關注。怡府實是清代乃至整個中國藏書史上藏書最多的重要藏書家之一。學界對其藏書的來源、流向、規模及刻書情況、《怡府書目》的編纂時間、怡府主人名號等均存在錯誤的認識，尤其是其藏書來自徐乾學、季振宜的舊說，以及將怡府安樂堂、明善堂與乾隆樂善堂相混淆等錯誤，被學界陳陳相因，沿誤至今。本文利用新發現的怡府書目《影堂陳設書目錄》，及其他新的珍貴材料，並對分藏世界二十餘圖書館的怡府舊藏書籍數百種予以考察，對怡府藏書做系統的考論，在怡府藏書之規模、書目之編纂、藏書之聚散及怡府藏書樓名、刻書情況等各個方面提出新的認識。

關鍵字：怡親王 《怡府書目》 《影堂陳設書目錄》 弘曉 藏書

102.06.05 收稿，103.02.11 通過刊登。

* 本文的撰寫緣起於導師武秀成教授提供的課堂作業選題，撰寫過程中得到武先生、導師徐雁平教授的悉心指導，並得到蔣寅先生及其高足北京國家圖書館劉鵬先生的指點，在此致以誠摯感激。也要感謝南京大學圖書館古籍部主任李丹女士、同窗劉仁同學提供的幫助。特別要向匿名審稿專家們致以謝意，他們惠予精審的審稿意見，使拙文得以避免大量疏漏，拙文改定時吸收了專家意見。本文是南京大學社會實踐學生示範項目成果之一。

** 南京大學文學院古典文獻學系碩士研究生。

一、前言

康熙六十一年(1722)，雍親王胤禛繼位。雍正元年，與其關係密切的皇十三子胤祥（因避雍正諱，亦稱允祥）即被封為和碩怡親王。之後又因允祥才幹卓絕，怡親王得到「世襲罔替」的資格，成為滿清第九位「鐵帽子王」。允祥雍正八年五月薨，諡曰「賢」，故史稱怡賢親王。此後又經歷了怡僖親王弘曉（乾隆四十三年薨）、怡恭親王永琅（嘉慶四年薨）、怡親王綿標（嘉慶四年卒，嘉慶五年追封）、怡恪親王奕勳（嘉慶二十三年薨）、怡親王載坊（嘉慶二十五年薨），直到咸豐十一年（1861），慈禧太后賜末代怡親王載垣自盡，怡親王家族綿延近一百四十年。怡府藏書久不為世所知，「乾隆中四庫館開，天下藏書家皆有進呈，惟怡府之書未進。」¹直到載垣死後數年，藏書流出，學者才略窺其規模。筆者根據《怡府書目》、《影堂陳設書目錄》以及國內外各大圖書館所藏的有怡府印記的善本統計，怡府藏書超過五千部，近二十萬卷。其中僅宋本便超過百部，雖略少於黃氏百宋一廬、陸氏皕宋樓，但在有清一代私家藏書中，可謂雄踞前列，睥睨眾家。長期以來，學界對怡府藏書的認識不盡準確，本文以新發現的《影堂陳設書目錄》為中心，對怡府藏書的實際情形予以考證。

二、怡府的兩部藏書目錄

怡親王府之藏書目錄，早為學界所知的是《怡府書目》，北京國家圖書館藏怡府清稿本四冊，不分卷，半葉十行，行字不等，著錄圖書 4500 餘種，依次著錄序號、書名、版本、套數、冊數。其中宋元版計 165 種。此目為排架目錄，不分類，但據其著錄圖書之編號起止，可以視為分十七類。卷前鈐「怡親王寶」朱方、「怡王訥齋覽書畫印記」白方、「訥齋珍賞」白方等印。此前學者均認為這是允祥或弘曉藏印，如著名紅學家馮其庸先生曾據此藏印判斷：「這個抄本（筆者按，指《怡府書目》）是第二代怡親王弘曉時的東西，因為訥齋是弘曉的齋名。」²事實上並非如此，在弘曉去世後十餘年始為怡親王府教席的樂鈞

1 清·陸心源，〈婺州九經跋〉，《儀顧堂續跋》卷一，《儀顧堂書目題跋彙編》（北京：中華書局，2009），頁 257。

2 馮其庸，《敝帚集 馮其庸論紅樓夢》（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11），頁 250。

在其《青芝山館詩集》卷三和卷七中留有數首與號訥齋的怡親王唱和之作。而《嘯亭續錄》卷二則記載卒於弘曉之後的詩人張賓鶴因落拓卒於京師，怡親王訥齋曾助刊其詩集。³因而可以斷定，這個訥齋實為第三代怡親王永琅齋名。因此目「玄」、「弘」等字及怡府家諱「祥」、「曉」均缺筆，而嘉慶帝「琰」字不缺，基本可以斷定其抄寫年代是乾隆晚期，也就是永琅晚年。

除了這四冊稿本，北京國家圖書館另藏有三部《怡府書目》，其中二部為四冊，一部為六冊，均不分卷，且描摹「怡親王寶」、「怡王訥齋覽書畫印記」、「訥齋珍賞」各印，行款、格式及著錄圖書數量均與清稿本無異，係據後者抄錄，惟稿本缺筆之字此三種偶有不缺筆者，則因抄者疏漏之故。其中六冊本與一部四冊本為鄭振鐸舊藏，鈐「長樂鄭振鐸西諦藏書」行書朱文方印，即趙萬里編《西諦書目》所著錄之本。另一四冊者則為1936年國立北平圖書館據李盛鐸所藏傳抄。⁴此外，潘景鄭《著硯樓書跋》記其曾藏《怡府書目》一冊，生前便已散出，今不詳所歸。據其描述，則亦係源出此清稿本。⁵

南京圖書館藏有《影堂陳設書目錄》一部，殘存六冊，封面黃綾裝，竹紙原抄，內襯以棉紙。首冊首頁題「影堂陳設書目錄」、第二冊題「上 經字號」、第三冊題「上 子字號」、第四冊題「中 集字號」、第五冊題「中 雜字號」、最後一冊題「戲本目錄」，著錄圖書5300餘部，其中宋元版計181種。行款與《怡府書目》完全一致，著錄格式亦完全相同。或許因此目名稱與清代宮廷陳設書目相近，長期以來學者將其定為宮廷藏書目錄。近代著名學者、藏書家朱希祖在其手稿本《鄺亭藏書目錄》著錄《影堂陳設書目錄》，列入史部「圖書目錄類」的「官方書目」類中。而《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判斷其為清內府抄本，列入公藏類。南京圖書館韓梅女士在2005年發現此目中避「祥」、「曉」諱，通過考察，推測其可能是怡府書目，並在《紫禁城》雜誌刊文介紹。但因條件限制，她未能將之與北京國家圖書館所藏清稿本《怡府書目》對比，對怡府藏

3 詳見侯印國，〈《影堂陳設書目錄》與怡府藏本《紅樓夢》〉，《紅樓夢學刊》2013年第4輯，頁73。

4 北京圖書館普通古籍組，《北京圖書館普通古籍總目》第一卷目錄門（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0），頁110。

5 潘景鄭，《著硯樓書跋》云：「《怡府書目》一冊，余廿年前所得曬印抄本，目中著錄，多宋元秘笈……此目都四千五百種，不分卷分類，但記書名冊數，間及版刻，而每書上各注號數，是必當時書散之日，錄此以待沽者，故善本與通行之本，雜廁並列爾……庚辰三月七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頁129-130。

書的論述亦因襲前人，多有疏舛，其首次揭示之功不可沒，但留下大量可以繼續深入考察的空間。此目《酈亭藏書目錄》稿本中曾著錄，當即為朱氏舊藏。酈亭藏書約二十餘萬冊近百萬卷，以南明史料和方志為特色，最重史部、集部之書，多有古本、稿本。其子朱楔將南明史書籍及部分宋刻本出售給北京國家圖書館（當時稱北京圖書館），其他大部分則捐給了南京圖書館。此書因而轉歸南圖收藏。

將北京國家圖書館藏《怡府書目》與南圖藏《影堂陳設書目錄》相對比，發現兩目有驚人的相似之處，不僅行款、格式全同，且著錄的大部份圖書每一部的前後順序都完全相同，可以確定兩目確實均為怡府藏書目錄。筆者將二目比對結果列表，刊於《紅樓夢學刊》2013年第4輯，今略加董理，引用如下：

表一：《怡府書目》與《影堂陳設書目錄》之異同

《怡府書目》	《影堂陳設書目錄》	相同程度	備註
第一冊第一部分 計 110 號	第六冊「上經字號」 計 109 號	幾乎全同	《影目》少宋版《周易》一部
第一冊第二部分 計 59 號	第六冊「上史字號」 計 54 號	幾乎全同	僅第 30、36、51 號不同，《影目》較《怡目》最後五號
第一冊第三部分 計 32 號	第二冊「上子字號」 計 32 號	幾乎全同	僅第 3 號不同
第一冊第四部分 計 70 號	第二冊「上類字號」 計 68 號	幾乎全同	僅第 43、59 號不同，《影目》少最後二號
第一冊第五部分 計 208 號	第五冊「上集字號」 計 204 號	幾乎全同	《影目》少最後四號
第一冊第六部分 計 97 號	無	此有彼無	
第一冊第七部分 計 123 號	第二冊「上醫字號」 計 120 號	幾乎全同	第 30 號不同，《影目》少最後三號
第二冊第一部分 計 293 號	第六冊「中經字號」 計 293 號	全同	
第二冊第二部分 計 550 號	第六冊「中史字號」 計 512 號	幾乎全同	第 40、110、130、220 號不同
第二冊第三部分 計 53 號	第二冊「中子字號」 計 49 號	幾乎全同	《影目》少最後四號
第二冊第四部分 計 201 號	無	《影目》無	
第三冊第一部分	第三冊「中集字號」	幾乎全同	第 8、138、161、

《怡府書目》	《影堂陳設書目錄》	相同程度	備註
計 1206 號	計 1185 號		232、286、351、408、743、837、830、980 號不同，《影目》少最後二十一號
第三冊第二部分 計 869 號	第四冊「中雜字號」 計 843 號	幾乎全同	《影目》少最後二十六號
第四冊第一部分 計 371 號	第二冊「中醫字號」 計 358 號	幾乎全同	第 37、45、57、104、126、158、213、274、291、304、314 號不同，《影目》少最後十三號
第四冊第二部分 計 293 號	第二冊「釋子號」 計 53 號	略同	
第四冊第三部分 計 119 號	第一冊「清字號」 計 119 號	全同	多為滿文或滿漢雙文書籍
第四冊第四部分 計 30 號	無	《影目》無	
無	第一冊「影堂前殿西案上」、第一冊「影堂後殿榻子上」、第一冊「小殿前案」、第一冊「小殿東案上」、第一冊「小殿西案上」	《怡目》無	
無	第一冊「天字號」；第一冊「黃字號」；第一冊「某字號」，計 296 號	《怡目》無	「天字號」計 100 號，疑均為怡府自刻之書。近傳世怡府所刻書均著錄其中。
無	第二冊「佛教目錄」計 345 號，第二冊「上道字號」計 4 號、「中道字號」計 43 號	《怡目》無	其中包括《太山黃庭內外景王經》、《九天應元雷聲普化天尊玉樞寶經》、《太上全真清靜禮鬥科儀》等道教經典多部。
無	第五冊「戲本目錄」	《怡目》無	

另外，潘祖蔭《滂喜齋藏書記》、瞿鏞《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丁丙《善本書室藏書志》、楊紹和《楹書隅錄》等書著錄的部份怡府舊藏之書，不見於

《怡府書目》，而見於此《影堂陳設書目錄》，更可說明此目確係怡親王府藏書目錄。⁶同《怡府書目》相比，《影堂陳設書目錄》不僅著錄書籍數量有所增加，且在著錄相同的各書下又常有小字標註「不全」、「蟲蛀」、「破爛」、「破爛不堪」等字樣。這當是因為《影堂陳設書目錄》的編訂時間晚於《怡府書目》。《影堂陳設書目錄》中「玄」、「弘」、「祥」、「曉」等字或缺筆，或不缺，並不嚴格，字跡非出一人之手，且較為潦草，又「寧」大都寫為「寧」，避道光諱，可以推測很有可能是怡府藏書散出之前不久對全部藏書進行清點時候的記錄。

三、怡府藏書源流及刻書概況

怡府藏書的來源，陸心源《儀顧堂集》卷六〈刻續考古圖序〉跋文中云：「相傳徐氏傳是樓之書，雍正中全歸怡賢親王之安樂堂。」《儀顧堂續跋·婺州九經跋》又云：「怡賢親王為聖祖仁皇帝之子，其藏書之所曰樂善堂。大樓九楹，積書皆滿。絳雲樓未火以前，其宋元精本，大半為毛子晉、錢遵王所得。毛、錢二家散出，半歸徐乾學、季滄葦。徐、季之書，由何義門介紹，歸於怡府」⁷《清稗類鈔》鑒賞類「怡賢親王藏書於樂善堂」條記載：「怡府藏書始自怡賢親王之子弘曉，其藏書之所曰樂善堂。大樓九楹，積書皆滿。絳雲樓未火以前，凡宋元精本大半為毛子晉、錢遵王所得。毛、錢兩家散出，半歸徐健庵、季滄葦。徐、季之書由何義門介紹歸於怡府。乾隆時四庫館開，藏書家皆有進呈，惟怡府之書未進。」⁸學術界對怡府藏書的主要認識，也主要來自這幾段記載。但這些記載中外誤極多，不容不辯。

「樂善堂」其實並非怡府藏書之處，此是「明善堂」、「安樂堂」之誤。弘曉《明善堂文集》⁹卷二《恩賜御書明善堂匾額恭紀》云「乾隆五年正月上旬，

6 詳見侯印國，〈《影堂陳設書目錄》與怡府藏本《紅樓夢》〉，頁74。

7 清·陸心源，〈《婺州九經跋》〉，《儀顧堂續跋》卷一，頁257。

8 徐珂編撰，《清稗類鈔》（北京：中華書局，1986），第三十一冊，頁71。

9 弘曉文集有數種版本，南京圖書館藏有《冰玉山莊詩集》八卷，四冊，係其早年詩作；又《明善堂詩集》十一卷，有乾隆九年刻本，《四庫未收書輯刊》據以收入，在九輯第21冊；又《明善堂詩集》三十卷詩餘一卷詞餘一卷，乾隆間刻本，藏國家圖書館；又《明善堂詩集》四十一卷文集四卷，有乾隆四十二年刻本，收錄弘曉詩文最全，當係弘曉晚年定本，《續修四庫全書》據以收入。

蒙御書明善堂額賜臣。」¹⁰又卷四有「歲庚申春王月，臣弘曉侍從內廷，荷蒙皇上親灑宸翰，恩賜臣忠孝為藩、明善堂二額」¹¹一文。其詩集卷二中也有《蒙御賜忠孝為藩匾額恭紀》、《蒙御賜明善堂匾額恭紀》詩各一首。而樂善堂則為乾隆年輕時的書房，初在圓明園桃花塢中，康熙六十一年十二月雍正即位，皇子弘曆隨皇父遷居紫禁城內的西二所（乾隆即位後加以修繕，改名為重華宮），其中第一重殿崇敬殿殿中即為弘曆讀書寫作之處樂善堂，樂善堂匾額係其父雍正皇帝御筆書寫，懸掛於迎面牆上。¹²選用「樂善」二字的緣由，乾隆在《樂善堂記》和《樂善堂銘》二文中均有論及：「樂善堂者，蓋取大舜樂取於人以為善之意也。」¹³不僅如此，乾隆還以「樂善堂」名其文集，並曾在乾隆三年（1378年）八月賜弘曉一部。《明善堂詩集》卷五有《八月十二日奉旨好學等王皆賜書，臣蒙賜〈日知薈說〉、〈樂善堂文集〉、〈周易重訂〉等書不勝感激之至，為此恭賦》詩一首云：「聖德屢叨深且重，瑤函頒發自宸居。侍臣新近傳天語，好學諸王皆賜書。」¹⁴謹慎的怡親王弘曉自然不會使用乾隆帝的齋名來命名自己的藏書之所。怡府藏書樓有「安樂堂」、又有「明善堂」，乾隆也確有讀書之處名「樂善堂」，文字相近，容易致誤。

另外怡親王印行的以「樂善堂」為書名的著作，也可能對後人的誤解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南京圖書館藏有鈐印本《怡親王樂善堂印譜》一冊，若僅見書名，難免誤會為怡府的樂善堂所制印譜。但翻閱此書，通篇均為方形或長方印章，而印文正好連綴成一文：

御制樂善堂記(朱)凡人之性未嘗不善(白)仁義禮智全備於我(朱)
 所謂得天地之正氣而為人也(朱)然有智愚賢不肖之分者氣拘之私
 誘之(白)遂日以蔽錮而昏昧(白)有能復其性者鮮矣(朱)人能
 自強不息(朱)以復性為功(白)已有善念擴而充之(白)人有善
 事喜而從之(白)則本性呈露(朱)而有馨香之德矣(白)是故明
 德之馨勝於黍稷芝蘭鮑魚與之俱化(白)未有樂善而不能修德者也

10 清·弘曉，《明善堂文集》，《續修四庫全書》第1445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卷2，頁138。

11 同上註，第151頁。

12 參章乃煒編，《清宮述聞》初、續編合編本（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0），頁771-772。

13 清·弘曆，《樂善堂全集》卷八，乾隆二年初刻本，北京國家圖書館藏。

14 清·弘曉，《明善堂詩集》，《續修四庫全書》第1444冊，卷5，頁575。

(朱)餘有書屋數間(朱)清爽幽靜(白)山水之趣琴鶴之玩時呈於前(白)菜圃數畦(朱)桃花滿林(朱)堪以寓目(白)顏之曰樂善堂者(白)蓋取大舜樂取於人以為善之意也(朱)夫孝弟仁義乃所謂善也(朱)人能孝以養親(白)弟以敬長(白)仁以恤下(朱)義以事上(朱)樂而行之時時無怠(白)則能因物付物(白)以事處事(朱)而完所性之本體矣(朱)是故大舜聖人也(白)猶存虛受之心(白)聞一善言若決江河(朱)漢明帝嘗問東平王在國何事最樂(朱)王曰為善最樂(朱)余雖不敏(白)然賴皇父之明訓(朱)師友之切磋(白)於大舜之善與人同(朱)雖有志而未逮(朱)而東平王之為善最樂(白)則不敢不勉焉(白)是為記(朱)¹⁵

實為怡親王弘曉邀請古閔莊永最將乾隆撰寫的《樂善堂記》全文刻成印章，鈐印成書。這也更說明弘曉深知乾隆有樂善堂，自然不會僭越。此外，目前所能見到的所有怡府藏書，都有「安樂堂藏書記」、「明善堂覽書畫印記」等，而沒有任何一部有樂善堂印記，也可為旁證。將樂善堂誤歸怡府，這一訛誤從陸心源流傳至今，仍有很多學者誤用。

此外，這些記載中還有一些明顯的矛盾不被學者重視。考何焯卒於康熙六十一年六月九日，¹⁶是年四月初九弘曉甫出生，何焯去世時，弘曉僅為兩月大的嬰兒，兩人自無交流可能。因此《清稗類鈔》云「怡府藏書始自怡賢親王之子弘曉」，又云「徐、季之書由何義門介紹歸於怡府」，前後遂成矛盾。這涉及怡府藏書的來源和怡府藏書的開始時間。下文對此逐一分析。

學界此前的觀點全都認為怡府藏書來自徐乾學、季振宜。陸氏云「相傳徐氏傳是樓之書，雍正中全歸怡賢親王之安樂堂。」「全歸」自然不可信據，但尤其令人驚訝的是，筆者對美國國會圖書館以及國內二十餘家圖書館所藏的一百多部怡府藏書做了檢查，竟無一部存世的怡府藏書上有徐、季二人的藏印或

15 清·莊永最編，《怡親王樂善堂印譜》鈐印本，南京圖書館藏。

16 清·全祖望，〈翰林院編修贈學士長洲何公墓碑銘〉，《全祖望集匯校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頁311。

其他任何二人的收藏痕跡。¹⁷雖然這百餘部還遠不是目前存世的怡府藏書的全部，但也不禁讓人懷疑陸心源所倡徐、季之書歸於怡府的準確性。

而從幾家藏書目錄來看，季振宜藏書目錄有《季滄葦藏書目》一卷，一名《延令宋版書目》，一名《季滄葦宋版書目》，有士禮居黃氏叢書本、吳興沈氏抄本、劉履芬抄本、《粵雅堂叢書》本、《書目從抄五種》本、《叢書集成初編》本等。徐乾學藏書目錄有《傳是樓書目》不分卷本兩種，一種有稿本（存集部二冊）藏上海圖書館，另有清初抄本、雲懷書屋抄本、知不足齋抄本、二餘軒抄本和守雅堂抄本等，另一種為二徐書目合刻本；四卷本，為劉氏味經書屋抄本，有劉喜海跋，藏北京國家圖書館；六卷本，有陸芝榮三間草堂抄本和味經書屋抄本，亦均藏北京國圖；八卷本，為徐寶善抄本，藏中山大學；十卷本，有清抄本，上海圖書館和復旦大學藏。《傳是樓宋元版書目》一卷，有味經書屋抄本、《玉簡齋叢書》本等。核對季、徐書目與《怡府書目》、《影堂陳設書目錄》，實難看出有直接承繼關係。

考徐氏傳是樓藏書康熙朝富甲江南。彭士望《傳是樓藏書記》云：「庚申春暮，余因顧子景範、陸子拒石乃得登昆山徐公健庵先生之傳是樓。樓十楹，跨地畝許，特遠人境，無附麗啟。後牖幾席與玉峰相接……中置度閣七十又二，高廣徑丈有五尺，以藏古今之書，裝潢精好，次第臚序」。¹⁸著名藏書家李開先、季振宜藏書有大部分歸入傳是樓，成為徐氏藏書的主體。其中季振宜藏書中包括錢謙益絳雲樓燼餘珍本。錢氏藏書先歸其侄孫錢曾，後歸季振宜，最後入傳是樓。錢曾《讀書敏求記》卷二「《考古圖》十卷《續考古圖》五卷《釋文》一卷」下云：是書「後為季滄葦借去，屢索不還。耿耿掛胸臆者數年。滄

17 分藏國家圖書館、上海圖書館、美國國會圖書館、山東圖書館、國立臺灣圖書館、山東博物館、遼寧省圖書館、南京博物院、北京大學圖書館、復旦大學圖書館、南京大學圖書館、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武漢大學圖書館、加拿大多倫多大學東亞圖書館、湖南圖書館、湖北圖書館、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安徽師範大學圖書館、中國中醫科學院圖書館、鄭州大學圖書館、澳門大學圖書館、山西圖書館、曲阜師範大學圖書館、甘肅會寧縣圖書館、上海博物館、吉林大學圖書館等處。

18 清·彭士望，《恥躬堂文抄》，《四庫禁毀書叢刊》第52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卷1，頁114。

葦歿，此書歸之徐健庵」。¹⁹王士禎《分甘餘話》卷三云：「錢先生藏書甲江左，絳雲一炬後，以所餘宋槧本盡付其族孫曾……先生逝後，曾盡鬻之泰興季氏，於是藏書無復存者，聞今歸昆山矣」。²⁰今檢《天祿琳琅書目》、《愛日精廬藏書志》、《百宋一廬書錄》等多家書志，所記宋元版古籍多兼有季振宜、徐乾學藏書印者，可為佐證。徐氏藏書極少部分在其生前進呈宮中。康熙二十五年下詔求訪圖籍，²¹徐乾學積極回應。其《恭進經籍疏》云：「謹將家藏善本，有關經諸史者，共十二種，或用繕寫，或仍古本裝潢成帙，仰塵乙夜之觀。臣葵藿微忱毫無補報，藉茲卷冊以少贊高深。所有恭進書籍具列於後……以上共計三十六套一百九十二冊。」²²徐氏卒後，「子孫式微，所藏善本書籍，大都流散他家，而樓亦廢，今遺址已渺不可尋。」²³其中大部分流入明珠及其子揆敘謙牧堂。²⁴在揆敘卒後，又流歸天祿琳琅。《天祿琳琅書目》及續編中能找到徐、季和揆敘遞藏的痕跡。此外尚有部分傳是樓藏書歸黃丕烈所有，見《百宋一廬書錄》。可以說，季氏、徐氏藏書的脈絡較為清晰，今天存世的古籍均能佐證，而陸心源關於季、徐歸入怡府的記敘則並不可靠。

值得注意的是，在覈檢存世的怡親王府藏書及閱讀各家書目時，筆者發現季、徐之書沒有流入怡府，但卻有很多曹溶藏書為怡府所得，這一點似乎從未有學者論及。曹溶字秋嶽，一字潔躬，亦作鑿躬，號倦圃、鉅菜翁，明崇禎十年（1637年）進士，官御史，順治元年（1644）清兵入北京後仕清。今舉出數部確定無疑係經曹溶、怡府遞藏圖籍，製表如下頁：

-
- 19 清·錢曾撰，管庭芬、章鈺校證，《錢遵王讀書敏求記校證》（北京：中華書局，1990），卷2，頁84。
- 20 清·王士禎撰，張士林點校，《分甘餘話》（北京：中華書局，1989），卷4，頁91。
- 21 清·蔣良騏，《東華錄》（北京：中華書局，1980），卷13，頁216-217。
- 22 清·徐乾學，《憺園文集》，收錄於《續修四庫全書》第1412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卷10，頁439-440。
- 23 劉禺生，《世載堂雜憶》，《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七十二輯（臺北：臺灣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71），卷2。
- 24 清·葉昌熾，《藏書紀事詩》卷四云：「《非雲日記》『書賈錢聽默云，傳是樓藏書，大半歸於明珠，而其家人安麓村所藏亦多善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頁398。

表二：曹溶、怡府遞藏圖書表

書名	基本情況	藏書印	館藏地
《孝陵詔敕》一卷	明抄本，一冊，半葉十行，行二十字	曹溶之印、潔躬、倦圃、安樂堂藏書記、明善堂覽書畫印記、真實齋圖書記等	北京國家圖書館
《魏鄭公諫錄》六卷	舊抄本，一冊，半葉十行，行二十二字	曹溶印章、明善堂覽書畫印記、安樂堂藏書記等	北京國家圖書館
《南豐曾文昭公曲阜集》三卷附錄一卷	明抄本	「有樵李曹氏、曹溶、秋嶽三印，安樂堂藏書印、明善堂覽書畫印記」	南京圖書館 丁丙《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二十七著錄
《蒙川先生遺藁》十卷	明影元本	「有明善堂覽書畫印記、安樂堂藏書記、樵李曹溶諸印」	南京圖書館 丁丙《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十一著錄
《稗幄集》	抄本	「有怡府安樂堂及曹倦圃圖記」	葉昌熾《緣督廬日記抄》卷五著錄
《甫田先生集》三十六卷	明刻本，八冊	曹溶私印、潔躬、安樂堂藏書記、明善堂覽書畫印記	山東省圖書館
《全室外集》九卷續集一卷	明永樂刻本，二冊	曹溶之印、雲間凌氏家藏、安樂堂藏書記、明善堂覽書畫印記、楊氏海源閣	山東省圖書館
《楊慎披選張愈光詩文選》八卷	明刊羅紋紙印本	有安樂堂藏書記、明善堂覽書畫印記及溪亭詩老印、曹溶私印、潔持各印	國圖藏抄本《滂喜齋藏書目錄》著錄，暫不詳藏地
《參寥子詩集》十二卷	清初寫本，半葉十一行，行二十四字	安樂堂藏書記、樵李曹氏倦圃藏書、曹溶之印	傅增湘《藏園群書經眼錄》 ²⁵ 暫不詳藏地

曹溶以《流通古書約》提出的古書流通法聞名，而其藏書本身最大的特色則在於宋元集部書的數量。王士禎《池北偶談》卷十六「宋元人集目」條：「秀水曹侍郎秋嶽溶好收宋元人文集，嘗見其《靜楊堂書目》所載宋集，自柳開《河東集》已下凡一百八十家，元集自耶律楚材《湛然集》已下凡一百十有五家，可謂富矣。」葉昌熾《奇觚廬文集》卷上「劉行簡先生苕溪集序」條云：「又

25 傅增湘，《藏園群書經眼錄》（北京：中華書局，1983），頁1190。

考之諸家書目，倦圃收宋元人集號最多。」²⁶今檢《靜惕堂藏宋元人集目》，確如王氏所言。而怡府藏書也以集部最多，達一千四百餘種。對比二家書目集部類，多有重複。表二所列，亦多為集部圖書。《怡府書目》和《影堂陳設書目錄》中，也著錄了《靜惕堂尺牘》等曹氏著作多種。

曹溶藏書的去向學界言之不詳，考葉昌熾《藏書紀事詩》卷四「曹溶」條王欣夫《補正》引何小山《法書考跋》曰：「先生（指曹溶）歿後，將舊鈔宋元版書五百冊質於高江村，竹垞先生倍其值而有之。」²⁷而陸隴其《三魚堂日記》卷十記載其康熙辛未三十年十二月初，「寓曹園，會秋嶽次子敬勝，言有宋版書一大櫥，俱為成德取去，蓋不敢不應也。」²⁸則其藏書在卒後散出，部分流入朱彝尊和納蘭成德家。朱彝尊藏書後亦陸續散出，怡府所藏，或係陸續收集所得。

怡府藏書還有少量係御賜。《明善堂詩集》卷一有《賜日知齋說等書並序》一首，小序云：「八月十二日奉旨好學等王皆賜書，臣蒙賜《日知齋說》、《樂善堂文集》、《周易重訂》等書，不勝感激之至。」這次御賜之書，著錄在《怡目》第三冊第一部分和《影目》第三冊「中集字號」中。另外，詩集中還有《賜夢墨樓法帖》等題。今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所藏殘宋本《列子》，除了怡府藏書印，還有一方「乾隆御覽之寶」。細觀不似偽印，也可能是乾隆御賜怡府之物。

在陸心源的幾則跋語中，關於怡府藏書始於允祥還是始於弘曉，前後敘述不同。因而之後的學者也經常出現前後矛盾的引用。上海圖書館藏怡府舊藏的宋明州刻修補本《集韻》十卷，半葉十一行，行二十三至二十七字，小字雙行二十五至二十七字，白口，左右雙邊。有「虞山錢曾尊王藏書」印，是原為錢曾所藏，《讀書敏求記》等目亦有著錄，譽之為「巋然魯殿靈光」，後歸入怡府，有「安樂堂藏書記」等印，此後又為翁同龢收藏。此書卷一末有三行題識：

26 清·葉昌熾，《奇觚廬文集》，《清代詩文集彙編》第766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卷上，頁755。

27 清·葉昌熾撰，王欣夫補正，徐鵬輯，《藏書紀事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頁354。

28 清·陸隴其，《三魚堂日記》，同治刻本，卷十。

壬午二月春分後七

日海東金益容觀

同日曹寅承同觀

凡研究此本《集韻》之學者，均據此認為康熙壬午四十一年（1702）金益和曹寅受允祥邀請獲觀此書。筆者本欲引之為怡府藏書始於允祥早年之據，但細考康熙壬午，允祥年僅十七歲，且是年正月二十八，允祥隨康熙西巡五臺山，二月二十八日始回京，題識的「二月春分後七日」，允祥並不在京。而海東又為朝鮮之別稱，與曹寅無涉。則此處頗有疑點。事實上因曹寅聲名顯赫，學者遂誤將曹寅承當成曹寅。考曹寅承字東穀，朝鮮人，光緒十七年充貢使。²⁹金益容亦為同時期朝鮮人，並非金益。³⁰《翁同龢日記》光緒八年壬午正月初七日「遇高麗使者金重榮者，年六十三矣」，³¹當即此人。翁氏日記一月、二月記錄其與「朝鮮金公」交流頻繁，二月初二更記錄「約朝鮮金公與三行人曹學士茗談」，³²後又多次提到「曹東穀」、「朝鮮曹學士」。可以斷定此「壬午二月」的題識是光緒壬午金益容和曹寅承在翁同龢處得觀此書之後所題，和曹寅與怡親王並無關係。

葉昌熾《藏書紀事詩》引陸心源跋語後有案語云：「昌熾案，怡府藏書始於怡賢親王之子名弘曉，余聞之盛伯希祭酒云。存齋所言，考之未詳也。」³³盛昱所言，或亦有據。這一問題因材料有限，已經難以詳考。可以確定的是，弘曉在世時，怡府藏書基本規模已經奠定。至少在乾隆四十二年，怡府藏書已經蔚為大觀。乾隆丁酉年耿觀光為弘曉《明善堂詩集》撰寫的序言稱「及閱月得遊藏書所，牙籤縹帙，充盈棟宇。凡有關於世道人心以及為諸經羽翼者，不下千百種。而文集、詩集尤為巨觀。」³⁴這和《怡府書目》、《影堂陳設書目錄》的著錄情況是相一致的。

弘曉和永琅都有刻書活動，今從北京國家圖書館藏乾隆七年刻《集千家注

29 徐世昌編，聞石點校，《晚晴簃詩匯》（北京：中華書局，1990），頁9204。

30 朝鮮科學院、中國科學院編，《李朝實錄：高宗實錄》第4冊（北京：科學出版社，1959），頁539。

31 清·翁同龢著，陳義傑整理，《翁同龢日記》（北京：中華書局，2006），頁1640。

32 同上註，頁1645。

33 清·葉昌熾撰，王欣夫補正，徐鵬輯，《藏書紀事詩》，頁333。

34 清·弘曉，《明善堂詩集》，卷5，頁565。

杜工部詩集》、乾隆七年所刻巾箱本《五經四書》、遼寧省圖書館收藏的明善堂刻《四書集注》二十二卷、《五經四子書》七十七卷等弘曉所刻書，及遼寧省圖書館藏《雲汀詩抄》四卷、北京國家圖書館藏《酒人觴政》一卷等永琅所刻書來看，怡府刻書形式比較統一，封面均鐫有「怡府藏版」，目錄下均鐫有「明善堂梓」或「明善堂重梓」字樣，均為白口、四周雙邊，版心均上鐫刻書名或篇名，中鐫卷次。《了心錄》卷首還有弘曉乾隆辛酉年的序，對刻書之事做了介紹。

怡府所刻書品質普遍較好，正如弘曉在《五經四子書序》中自稱「鉤摩詳細，浸刻精良。」³⁵其所刻書籍主要是儒家經典，如乾隆七年所刻巾箱本《五經四書》，頗得好評。³⁶歷代怡親王自己的著作也大都由怡府自刻，如弘曉的《冰玉山莊詩集》八卷、³⁷《明善堂詩集》四十二卷文集四卷詩餘一卷詞餘一卷，便有乾隆四十二年怡府明善堂刻本，³⁸永琅所編《酒人觴政》有乾隆五十八年怡府刻本。³⁹允祥、弘曉等都信仰佛教，也刻有一些佛教經典和勸善文，如北京國家圖書館、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等地所藏的《了心錄》三卷。弘曉酷愛戲曲小說，《怡府書目》著錄相關圖書數量不少，《影堂陳設書目錄》中則著錄更多，其中第五冊有「戲本目錄」一類，起《四時歌舞昇平樂》一本，終《萬壽無疆》十三本，計著錄戲曲劇本二百餘種，五百五十餘本。傳聞他曾抄錄《紅樓夢》，即後來在學界影響很大的己卯本，又稱怡抄本。因此他也刻印了不少戲曲小說，靜寄山房刊大字本《新刻批評平山冷燕》卷首有其題詞，一般認為即其所刻。又國家圖書館藏有一部怡府刻本《牡丹亭還魂記》八卷，黑口，左右雙邊，單黑魚尾。每半葉九行，行十六字，小字單行同。此書為著名曲學家吳梅舊藏，卷前有其手跋三則。

35 魏·王弼著，晉·韓康伯註，唐·孔穎達疏，《周易正義》（明善堂刻本，乾隆七年），卷首，北京國家圖書館藏。

36 清·錢泰吉，《曝書雜記》卷上：「泰吉於杭州書肆，得乾隆七年和碩怡親王明善堂刻巾箱本《易本義》、《詩集傳》、《書蔡傳》、《禮記陳氏集說》、《春秋胡傳》，字畫紙墨極精。」（北京：中華書局，1985），頁3。

37 藏南京圖書館。

38 藏遼寧省圖書館。

39 藏北京國家圖書館。

四、怡府藏書的流散

咸豐十一年（1861）年七月載垣因阻止慈禧太后垂簾聽政，被革職奪爵，賜白絹自盡而死，年四十六歲。但怡府藏書並非如部分學者所言，載垣死後即一散而盡，而是同治五年（1866）年春才開始陸續流出。楊紹和《楹書隅錄》中跋《宋本證類本草》云「今春明善堂書散出」，既是此年。震鈞《天咫偶聞》卷三云：「怡親王舊邸在頭條胡衕，同治初載垣死……載垣後人遷居二條胡衕，其奕世收藏俱攜出賣之，三十年始盡。書畫悉有明善堂印。四王、吳惲有畫成未禿，至今紙墨如新者。」可見其散書歷時之久，一直從同治初年延續到光緒二十年。

陸心源《儀顧堂集》卷六《刻續考古圖序》跋文中云：「相傳徐氏傳是樓之書，雍正中全歸怡賢親王之安樂堂。安樂堂之書，同治初亦不能守，潘伯寅、翁叔平兩尚書各有所得。朱修伯宗丞、楊協卿太史得之為多。」《儀顧堂題跋》亦稱怡府藏書「聊城楊學士紹和、常熟翁叔平相國同龢、吳縣潘文勤公祖蔭、錢唐朱修伯宗丞得之為多」。筆者根據目前所能見到的近百種怡府藏書，對怡府藏書的去向做進一步的察考。

（一）楊氏海源閣。海源閣楊氏購書始於道光年間，楊以增於道光二十年建「海源閣」，取《學記》「先河後海」之意。⁴⁰其所收書，得汪士鐘藝芸書舍最多，而汪氏藝芸書舍則盡得黃丕烈百宋一廬藏書，復得顧氏小讀書堆、袁氏五研齋、周氏水月亭之書，聚集了江浙藏書大半精華。此次購入奠定了海源閣藏書的規模。其子楊紹和耳濡目染，對古籍收藏亦成癖好。同治四年考中進士後，楊紹和一直在京任職，第二年適逢怡府藏書流出，他自然不會放過這一絕佳機會。1929年山東省立圖書館館長王獻唐赴聊城清查海源閣藏書後所撰《聊城海源閣藏書之過去與現在》一文中說：「近人多以楊書精本，率出百宋一廬，余以目驗所及，知其得於樂善堂者，正不亞藝芸書舍。今見海源閣宋本名抄，每鈐樂善堂印，故欲定其藏書來源，應分左列兩大支：甲，黃氏士禮居故藏；乙，清室樂善堂舊藏。」他認為「楊氏藏書，半得於北，半得於南。」⁴¹文

40 清·梅曾亮，《柏硯山房文集》，《續修四庫全書》第1514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卷11，頁51。

41 王獻唐，〈聊城海源閣藏書之過去與現在〉，《山東省立圖書館叢刊》第一種，1930年。

中將怡府藏書處名「樂善堂」當然是錯誤的，前文已經論及，而其所描述其親眼見到海源閣所藏明善堂舊本之多，也可能存在一定程度上的誇張。楊氏所得，更多還是明刻本，宋元珍本並不多，並不能與楊以增此前所得藝芸書舍舊藏相提並論。楊紹和自己就曾說「昔日梅伯言（曾亮）丈官京師，喜購書，得一佳本，輒郵筒相告，或輟贈焉。每以京師風行宋元刻本不能多購為恨。予年來珥筆之暇，往往作海王村之遊，而古書日少，較昔尤為難遇。今春明善堂書散出，予得明刊宋元人集及各子書善本百餘種，而宋元本獨鮮，惟此（指宋本《證類本草》）與韓、柳二集、元槧《爾雅》可稱珍笈。」⁴²筆者調查各館所藏怡府舊書，雖然個別藏書與楊氏此跋所說略有出入，可能是他之後又收入了一些怡府的宋元珍本。但總體來看，確以明刻本居多，印證了他的說法（因《怡目》、《影目》高度一致，怡府書目部分大都僅標出《影目》的著錄情況）：

表三：海源閣所遞藏怡府藏書

書名	描述	楊氏書目著錄	怡府書目	館藏地
《復古編》二卷	元至正六年（1346）吳志淳好古齋刻本。半葉七行，行字不等，小字雙行二十四字，白口，左右雙邊。有「至正丙戌秋九月望日曹南吳志淳於好古齋」牌記。有「李芾圖書」、「安樂堂藏書」、「海源閣」、「周暹」等印，楊哲、周叔弢跋。	《宋存書室宋元秘本書目》 《海源閣宋元秘本書目》	《怡目》未著錄 《影目》第一冊「影堂前殿西案上」	北京國家圖書館
《經史證類大觀本草》三十一卷	元大德六年（1302）宗文書院刻本。半行十二行，行二十字，小字雙行二十四字，黑口，四周雙邊或左右雙邊。有「大德壬寅孟夏宗文書院刊行」牌記。有「安樂堂藏書記」、「楊紹和藏書」等印。	《楹書隅錄》卷三 《海源閣書目》	《怡目》第四冊第一部分	北京國家圖書館 ⁴³

42 清·楊紹和，《楹書隅錄》，收入王紹曾等編，《訂補海源閣書目五種》（濟南：齊魯書社，2002），卷3，頁177。

43 此本另有三部，非怡府故藏，今分藏北京大學圖書館、上海圖書館和溫州市圖書館。

書名	描述	楊氏書目著錄	怡府書目	館藏地
《重刊巢氏諸病源流候總論》五十卷	元刻本。半葉十三行，行二十三字，黑口，左右雙邊，有抄配。有「安樂堂藏書記」、「怡府世寶」、「明善堂覽書畫印記」、「臣紹和印」等印。	《宋存書室宋元秘本書目》子部 《海源閣書目》	《影目》第二冊「中醫字號」	北京國家圖書館
《蘭亭續考》二卷	宋淳佑刻本(卷一數葉和卷二配勞健抄本)。有「安樂堂藏書記」、「東郡楊紹和字彥和藏書之印」、「周暹」等印，勞健跋。	未著錄 ⁴⁴	未著錄 ⁴⁵	北京國家圖書館
《梅花字字香》	元至正刻本。半葉七行，行十四字，白口，左右雙邊。有「明善堂覽書畫印記」、「安樂堂藏書記」、「海源閣藏書」、「周暹」等印。楊紹和跋。	《楹書隅錄》卷五 《宋存書室宋元秘本書目》集部	未著錄	北京國家圖書館
《重訂丹溪先生心法》三卷	明弘治六年程祖興等刻本。半葉十行，行二十二子，小字雙行同，粗黑口，四周雙邊。有「安樂堂藏書記」、「明善堂覽書畫印記」、「東郡楊紹和字彥和珍藏」等印	《海源閣書目》子部	《影目》第二冊「中醫字號」	中國中醫學院圖書館
《嵇中散集》十卷	明嘉靖四年黃省曾南星精舍刻本，半葉十一行，行二十字，白口，左右雙邊。有「怡府世寶」、「安樂堂藏書記」、「明善堂覽書畫印記」、「東郡楊紹和字彥和藏書之印」等	《海源閣書目》集部	《影目》第五冊「上集字號」	山東圖書館
《許白雲先生	明嘉靖胡璉刻本，半葉十行，行二十字，黑口，四周	未著錄	《影目》第二冊「中集	山東省博物館

44 《海源閣宋元秘本書目》著錄宋本《楔帖續考》一卷一冊，疑即此書。周叔弢，《自莊嚴堪善本書目》：「原怡府舊藏，後歸海源閣……《楹書隅錄》未收。」（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5），頁47。

45 《怡府書目》第一冊第四部分第56號著錄明板《蘭亭考》一套四本。

書名	描述	楊氏書目著錄	怡府書目	館藏地
《文集》四卷	單邊。有「安樂堂藏書記」、「楊氏海源閣藏」等印		字號	
《韋蘇州集》十卷拾遺一卷 ⁴⁶	宋刻本，半葉十行，行十八子，白口，左右雙邊。有「安樂堂藏書記」、「楊氏海源閣藏」、「陶南山館」等印	《宋存書室宋元秘本書目》集部	《影目》第五冊「上集字號」	山東省博物館，存四卷
《丹淵集》四十卷拾遺二卷附錄一卷	明修金本，六冊一函，半葉九行，行十八字，金泰和間以宋慶元四年戊午家誠之邛州本重梓。有「王士禎印」、「錢大昕」、「安樂堂藏書記」、「明善堂覽書畫印記」、「何紹基印」等	《楹書隅錄》卷五 《海源閣宋元秘本書目》（作元修金本）	《影目》第三冊「中集字號」	
《中庵先生劉文簡公文集》二十五卷	元元統間刻本，二十四冊，有「安樂堂藏書記」、「明善堂覽書畫印記」、「怡府世寶」、「韓氏藏書」、「楊氏海源閣」等印記	《海源閣宋元秘本書目》	《影目》第三冊「中集字號」	臺灣國家圖書館
《新刻乙未科翰林館課東觀弘文》十卷	明萬曆乙酉嘉賓堂刊本，半葉十一行，行二十二字，卷內有「安樂堂藏書記」、「明善堂覽書畫印記」、「東郡楊紹和彥和珍藏」等印記	《海源閣書目》集部	《影目》第五冊「上集字號」	臺灣國家圖書館
《東垣先生試效方》九卷	明刻明重修本，三冊，有「安樂堂藏書記」、「明善堂覽書畫印記」等印記	《海源閣書目》子部	《影目》第二冊「中醫字號」	山東圖書館
《世經堂集》二十六卷	明萬曆徐肇惠刻本，十冊，有「安樂堂藏書記」、「明善堂覽書畫印記」等印記	《海源閣書目》集部	《影目》第三冊「中集字號」	山東圖書館

46 《楹書隅錄》卷四又著錄《韋蘇州集》十卷六冊，為季振宜舊藏。當非此本。彼書係楊敬夫在天津出售二十六種圖書之一，周叔弢《楹書隅錄》批校云：「此是明本。」見清·楊紹和編撰，周叔弢批註，《周叔弢批註楹書隅錄》（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9），頁531。

書名	描述	楊氏書目著錄	怡府書目	館藏地
《七錄齋詩文合集》十六卷	明崇禎九年刻本，六冊，白口，左右雙邊，半葉九行，行十八字，有安樂堂藏書記、「明善堂覽書畫印記」、「海源閣」等印記	《海源閣書目》集部	《影目》第三冊「中集字號」	山東圖書館
《容臺文集》九卷詩集四卷別集四卷	明崇禎三年董庭刻本，八冊，有「明善堂覽書畫印記」、「曹郎齋」等印記	《海源閣書目》集部	《影目》第三冊「中集字號」	山東圖書館
《甫田先生集》三十六卷	明刻本，八冊，曹溶私印、潔躬、安樂堂藏書記、明善堂覽書畫印記	《海源閣書目》集部	《影目》第五冊「上集字號」	山東圖書館
《全室外集》九卷續集一卷	明永樂刻本，二冊，有曹溶之印、雲間凌氏家藏、安樂堂藏書記、明善堂覽書畫印記、楊氏海源閣等印記	《海源閣書目》集部	《影目》第三冊「中集字號」	山東圖書館
《花間集》十卷	明崇禎毛氏汲古閣刻《詞苑英華》本，一冊，有明善堂覽書畫印記	《海源閣書目》集部	《影目》第三冊「中集字號」 「《詞苑英華》一套十二本」	山東圖書館
《尊前集》二卷	明崇禎毛氏汲古閣刻《詞苑英華》本，一冊，有明善堂覽書畫印記	《海源閣書目》集部	同上	山東圖書館
《草堂詩餘》四卷	明崇禎毛氏汲古閣刻《詞苑英華》本，二冊，有明善堂覽書畫印記	《海源閣書目》集部	同上	山東圖書館
《詞林萬選》四卷	明崇禎毛氏汲古閣刻《詞苑英華》本，一冊，有明善堂覽書畫印記	《海源閣書目》集部	同上	山東圖書館
《纂圖方論脈決集成》	元至正九年廬陵竹坪書堂刻本。「鈐有明善堂、安樂堂各印。海源閣遺籍」 ⁴⁷	未著錄	《影目》第二冊「中醫字號」	

47 傅增湘，《藏園群書經眼錄》，頁 584。

書名	描述	楊氏書目著錄	怡府書目	館藏地
四卷				
《樂全先生文集》四十卷	清抄本，八冊，「九行十九字，抄手頗久，鈐有安樂堂、明善堂印，又海源閣印」 ⁴⁸	未著錄	《影目》第三冊「中集字號」	北京國家圖書館

怡府藏書和海源閣珍貴善本一道，久經輾轉。楊氏所藏古籍，早期主要分藏兩地，主體部份在聊城海源閣中，另一部分在肥城縣西南的華跗莊陶南山館。包括上表中所舉山東博物館所藏的殘宋本《韋蘇州集》。這裏是楊氏鄉間別業。早在1861年就遭遇劫難，被撚軍破壞慘重。楊紹和《楹書隅錄》中《宋本毛詩》條曾記錄：「辛酉，皖寇擾及齊魯之交，烽火互千里，所過之區悉成焦土。二月初，犯肥城西境，據予華跗莊陶南山館者一晝夜，自分珍藏圖籍必已盡付劫灰，及寇退，收拾燼餘，幸尚什存五六，而宋元舊塹所焚獨多，且經部尤甚。」後來，藏在此處的圖書可能也移送到了聊城海源閣。

1929年，土匪王金發攻陷聊城後，設司令部於海源閣，對藏書大肆破壞，掠奪和損毀了大量珍貴古籍，而海源閣最大的災難降臨於1930年，土匪和改編軍人盤踞海源閣八月，造成的劫難駭人聽聞。詳細情形學界早有討論，這裏不再贅述。匪軍掠奪藏書中有大量怡親王府藏書，下文再予以討論。值得慶幸的是，包括怡府善本在內的大部分善本此前已經運送到天津保存，1931年當時的海源閣主人楊敬夫在天津將包括「四經四史」等鎮閣之寶在內的九十二部宋元秘本，經王子霖介紹抵押給天津鹽業銀行，得八萬元從事商業活動，但數年之間虧損嚴重，終至無法贖回。為避免善本流失，平津士紳潘復等組織「存海學社」將書贖回，仍存放天津鹽業銀行。1945年國立北平圖書館復館，在教育部長朱家驊、行政院長宋子文的直接撥款及干預下，以1500萬元將這批珍貴文獻收歸國有，此九十二種書今均藏北京國家圖書館。與此同時，部分海源閣珍本則為周叔弢所得，今北京國家圖書館館藏的宋刻本《蘭亭續考》二卷、元刻本《復古編》二卷、元刻本《梅花字字香》等怡府藏書，《自莊嚴堪善本書目》均有著錄，即緣於叔弢老人晚年捐贈。

善本之外，另外劫餘的包括部分怡府明清刻本在內的普通古籍在1930年底

48 同上註，頁1152。

被運送到濟南後長期封存在其私宅，1942年楊敬夫私宅出售，古籍運至北平，日偽時期山東博物館館長辛鑄九等捷足先登，以300萬元購得，於次年運回濟南。抗戰勝利後這批圖書全部捐贈山東圖書館，其中沒有宋本，有元本五種，明刊本近四百種。上表所列的明嘉靖刻本《嵇中散集》十卷等十餘種明刊本怡府藏書即在其中。

再來回顧遭遇匪寇劫難的圖書之下落。據1931年5月16日《申報》報導，土匪王冠軍劫掠海源閣圖書北上時，有士兵嫌書太重，以六十吊錢將數麻袋書賣給高唐縣郵政局長劉松年。劉松年後來又將這部分書籍約二十餘種，售予山東圖書館，殘宋本《韋蘇州集》就在其中。

總體來說，海源閣所藏的怡府舊藏，輾轉流傳，現多藏於北京國家圖書館、臺北國家圖書館、山東圖書館和山東博物館。

(二) 朱氏結一廬。結一廬朱氏藏書崛起於同治、咸豐年間，主要經歷朱學勤、朱澂父子。葉德輝曾說：「咸豐時，東南士大夫藏書有名者有三人，一仁和朱修伯侍郎學勤，一豐順丁禹生中丞日昌，一吾邑袁漱六太守芳瑛。」⁴⁹而收入大量怡府藏書是朱氏成為重要藏書家的濫觴。丁申《武林藏書錄》云：「當駕幸木蘭之後，怡邸散書之時，供職偶暇，月至廠肆，搜獲古籍，日增月盛。」⁵⁰繆荃孫《朱修伯大理結一廬文集序》云：「先生生長杭州，夙聞吳瓶花、孫壽松、汪振綺之遺風。及官京秋，又值徐星伯、韓小亭、彭文勤公及怡邸之圖書散落廠肆，不惜重值購藏，遂為京師收藏一大家。公子子清尤工搜訪，冷攤小市無往不到，所得益多。」⁵¹葉昌熾亦提到「咸豐庚申，英人焚澱園，京師戒嚴，持朱提一笏，至廠肆即可載書兼兩，仁和朱修伯先生得之最多。」⁵²

除了怡府藏書，朱氏還得到彭元瑞知聖道齋、劉喜海藏書、勞氏丹鉛精舍、顧氏藝海樓等散出的部分藏書，成為新興藏書名家，這在其《結一廬書目》中均有反映。可惜的是，因其孫輩不能守，其藏書僅經二代而散，大部分為朱學勤之婿張佩綸近水樓臺先得，部分流入繆荃孫、劉承幹手中。《雲自在龕隨筆》卷三載：「仁和朱修伯先生廣收圖籍，臧棄甲於京師。其嗣子清觀察搜羅更廣，

49 清·朱學勤等編，《結一廬書目》，《叢書集成續編》（上海：上海書店，1994），頁1051。

50 清·丁申，《武林藏書錄》（北京：燕山出版社，1999），頁215。

51 清·繆荃孫，《藝風堂文續集》，《清代詩文集彙編》第756冊，卷5，頁621。

52 清·葉昌熾撰，王欣夫補正，徐鵬輯，《藏書紀事詩》，卷6，頁691。

儲益富。子清歿後，其家賤售之張幼樵前輩，價未清，書亦未全交。」⁵³張佩綸藏書後又歸入上海圖書館。另有大量結一廬藏書鈐有「徐乃昌讀」印章，似乎是張氏請徐乃昌鑒定過這批藏書。因此結一廬所藏怡府藏書大都歸入上圖，但亦有部分藏在北京國家圖書館等處。下表列舉其中一些精品：

表四：朱氏結一廬所遞藏部分怡府藏書

書名	描述	朱氏書目著錄	怡府書目	館藏地
《周禮疏》五十卷	南宋初兩浙東路茶鹽司刻宋元遞修本，半葉十八行，行十六至十九字，小字雙行二十五字，白口，左右雙邊。有「安樂堂藏書記」、「結一廬藏書印」等印。	未著錄 ⁵⁴	《怡目》未著錄 《影目》第一冊第一部分	北京國家圖書館
《渚宮舊事》五卷	明抄本，無格，半葉十一行，行二十二字，小字雙行同。有「安樂堂藏書記」、「明善堂覽書畫印記」、「唐栖朱氏結一廬圖書記」	《別本結一廬書目》鈔本類史部		臺灣國家圖書館
《說苑》	宋咸淳元年鎮江府學刻元明遞修本，半葉九行，行十八字，白口或黑口，左右雙邊。有「怡親王寶」、「仁齋朱澂」、「徐乃昌讀」等印。	《別本結一廬書目》宋版類	《影目》第二冊「上子字號」	上海圖書館
《永類鈐方》二十二卷	元至順二年刻本，半葉九行，行字不等。黑口，左右雙邊。有「東吳毛表圖書」、「安樂堂藏書記」、「徐乃昌讀」等印	未著錄	《影目》第二冊「上醫字號」	上海圖書館
《藝文類聚》一百卷	宋刻本，有補配。半葉十四行，行二十六至三十一字，小字雙行同，白口，左右雙邊。有「怡府世寶」、「明善堂覽書畫印記」、「結一廬藏書印」、「仁齋朱澂」、「徐乃昌讀」等印	《別本結一廬書目》宋版類	未著錄	上海圖書館
《文心	元至正十五年嘉興路儒學刻	《別本結一廬	《影目》第	上海圖

53 清·繆荃孫，《雲自在龕隨筆》（北京：商務印書館，1958），頁12。

54 《結一廬書目》、《別本結一廬書目》均著錄宋慶元間吳興沈賓之校刊本《周禮注疏》一部，為明晉府藏書。

《雕龍》十卷	明修本，細黑口，左右雙邊，有「安樂堂讀書記」、「徐乃昌讀」等印	《書目》元版類	五冊「上集字號」	書館
《御制文集》一百五十七卷	康熙五十三年內府刻本，半葉六行，行十六字，白口，四周雙邊。有「明善堂覽書畫印記」、「結一廬藏書」等印	未著錄	《影目》第五冊「上集字號」	遼寧省圖書館
《農桑輯要》	元大字本 延佑七年	《結一廬書目》卷三《別本結一廬書目》元版類	《影目》第二冊「上類字號」	暫不詳
《風俗通》	有錢曾印	《別本結一廬書目》元版類		暫不詳
《讀書分年日程》	元刊本	《雲自在龕隨筆》卷三《朱子清書目》	《影目》第二冊「上類字號」	暫不詳
《周易集說》四十卷	舊抄本，四本	《結一廬書目》卷一	《影目》第六冊	不詳
《釋氏稽古略》四卷	元至十四年刊本	《結一廬書目》卷三	《影目》第二冊「上釋字號」	不詳
《巴西鄧先生文集》一卷	精舊抄本，一冊	《結一廬書目》卷四	未著錄	不詳
《東維子集》三十卷	明刊本，六本	《結一廬書目》卷四	未著錄	不詳

(三) 翁氏藏書。翁同龢所藏怡府書目總數可能並不多，但其中不乏絕世奇珍，如被錢曾譽為「巋然魯殿靈光」的宋本《集韻》。翁氏藏書始於翁同龢之父翁心存，稽瑞樓主人陳揆死後，藏書散出，翁心存惜其至好身後凋零，不忍其書落入俗子之手，遂「以原價收購，其十之四、五，大約五萬冊。⁵⁵稽瑞樓藏書主要來自毛晉汲古閣、錢曾述古堂和黃丕烈士禮居，數量不下十多萬冊，多宋元本，並以藏抄本、名人校本著稱於世。這一部分書籍，構成了翁家藏書很重要的部分。翁心存卒後，藏書分由其子翁同書和翁同龢繼承，其中翁同書所得較多，其藏書子孫遞藏，新中國成立之初，翁之熹將家藏善本悉數捐獻北

55 參清·翁心存著、張劍整理，《翁心存日記》（北京：中華書局，2011）。

京國家圖書館，有學者將其與翁同龢藏書混淆。實則翁同龢藏書除了部分是從其父兄手中繼承外，大部分係自行搜求而來。

有趣的是翁同龢日記中保留了很多其搜購怡府藏書的事例：如同治四年乙丑，他連續好幾天記錄他求購怡府舊藏的宋本《集韻》之事：二月初十日「得見宋本《集韻》，錢遵王家物，驚人秘笈也，酬以三十金，不售。朱修伯有影宋抄，久在余處，即從此本出。」十一日「到廠訪求《集韻》，畀以四十金約送來，而賈人轉欲居奇不售矣，可恨！」十三日「詣書肆問《集韻》」。十四日云「宋本《集韻》模糊處甚多，然確是也是園舊物，古香馥馥，遵王所謂『巍巍然魯靈光』者也。修伯所藏抄本每葉皆有虞山錢遵王述古堂藏書一行，實從宋刊本影寫，二百年後仍得並几校勘，又適在鄉後學之室，亦奇緣矣。」十五日「始定議以三十四金易《集韻》，此怡邸物也。曩嘗與三兄（筆者按，即翁同書）極力購求之不得，今乃落吾手，異日對床話雨，當增一段欣賞耳。」

而被陸心源列為怡府珍本代表的宋本《施注蘇詩》也落入其手。《施注蘇詩》久無完本，吳騫曾說：「商丘宋槧施注不全本，近歸大興翁覃溪鴻臚，金閭黃蕘圃主事復得宋槧施注《和陶詩》二卷，若宋槧王注而卷帙完善者，此外不聞有二本。」⁵⁶莫友芝則感慨「相傳怡府宋刊《施注蘇詩》有全本二部，端華（筆者按，當為載垣）誅後乃散佚，不知何歸。」⁵⁷在《施顧注蘇詩》第四十二卷後翁同龢跋曰「曩嘗於葉潤臣家，得見嘉泰本《施顧注蘇詩》，歎為瑰寶。一日坐殿廡中，桂侍郎以怡邸殘書見視，忽睹此本，以二十金購之。前後缺八卷。此雖景定補本，然字畫清勁，集若明珠，恐人間無復數本矣。同治十年伏日早退，題於東華門酒家。」

翁同龢晚年淒涼，藏書一部分留存天津，一部分隨他回到常熟。亂後散出，南京圖書館、常熟市圖書館先後收得六千餘冊。而在天津的部分中就包括怡府珍品宋本《集韻》，先歸其曾孫翁之廉，又傳遞歸其嗣子翁興慶（萬戈）。這批翁氏藏書除了少部分留在了國內，大部分由其在 1949 年運抵美國，存入了滿含頓貯藏公司。2000 年，上海市政府斥鉅資將其購回，宋本《集韻》亦在其中，今藏上海圖書館。這批圖書中怡府藏書珍品還有宋刻本《邵子觀物》七卷，半

56 清·吳騫，〈宋槧王梅溪集百家注東坡先生詩集跋〉，《愚穀文存續編》第二卷（南京：南京圖書館，清星滄吳氏刻本）。

57 清·莫友芝撰，傅增湘訂補，傅熹年整理，《藏園訂補邵亭知見傳本書目》第 3 冊（北京：中華書局，1993），卷 13 下，頁 82-83。

葉十行，行十八字，有「後學天臺吳堅刊於福建漕治」牌記，鈐「怡府世寶」、「常熟翁同龢藏本」、「翁萬戈藏」等印。

(四) 潘氏滂喜齋。從筆者所見來看，收得怡府藏書質量最高者很可能是潘祖蔭，其所得宋元佳槧在楊、朱二家之上。潘氏字伯寅，咸豐二年（1852年）壬子恩科第一甲第三名探花，授翰林院編修。遷侍讀，入值南書房，任日講起居注官。歷任侍讀學士、軍機大臣等。室名有功順堂、滂喜齋、漢學居、攀古樓、八求精舍等。同治五年怡府藏書散出之際，潘祖蔭正好升任工部尚書，可能因為累世官宦的家族經濟條件及其本人的位高權重，使他在搶購怡府藏書中力拔頭籌。其收藏怡府舊書總量雖然並不突出，但珍本極夥。因其藏怡府書較多，為節省篇幅，下表僅展示部分善本：

表五：潘氏滂喜齋所遞藏怡府藏書

書名	描述	潘氏書目	怡府書目	館藏地
《增修互注禮部韻略》五卷	宋杭州刻元公文紙印本，有抄配。半葉十行，行十七字，小字雙行三十二字，白口，左右雙邊。有「孫鳳鈞印」、「安樂堂藏書記」、「佞宋齋」、「伯寅藏書」、「潘祖蔭藏書記」、「八求精舍」、「小脈望館」等印	《滂喜齋藏書記》卷一 《滂喜齋宋元本書目》經部	《怡目》未著錄 《影目》第一冊第一部分	上海圖書館
《紫雲先生增修校正押韻釋疑》五卷	宋刻本，半葉九行，行十七字，細黑口，左右雙邊。有「安樂堂藏書記」、「伯寅藏書」、「潘祖蔭藏書記」等印	《滂喜齋宋元本書目》經部	《怡目》未著錄 《影目》第一冊第一部分	上海圖書館
《魁本足注釋疑韻寶》五卷	元刻本，半葉十一行，行十六字，細黑口，左右雙邊。有「安樂堂藏書記」、「明善堂覽書畫印記」、「潘祖蔭藏書記」、「潘伯寅藏金石書籍記」等印	《滂喜齋藏書記》卷一	未著錄	上海圖書館
《新纂門目十朝名臣言行錄》四十卷	宋刻本，半葉十四行，行二十三字，小字雙行二十三字，細黑口，左右雙邊。有「怡親王寶」、「潘祖蔭藏書記」等印。	未著錄	未著錄	北京國家圖書館
《大學衍義》四十三卷	元刊棉紙初印本，「有伯寅經言、小脈望館、安樂堂藏書記……怡府原裝尚未傷損，極為精	《滂喜齋藏書目錄》	《影目》第一冊「影堂前殿西案	民間

書名	描述	潘氏書目	怡府書目	館藏地
	工」 ⁵⁸		上」	
《三元延壽參贊書》	元刊本，有養拙堂印、安樂堂印、伯寅藏書等印	《滂喜齋藏書目錄》	未著錄	民間
《楚詞後語》六卷	宋刻本，二冊，有「安樂堂藏書記」、「明善堂覽書畫印記」、「叔正」、「同消萬古愁」等藏印	《滂喜齋書記》卷三集部	《影目》第五冊「上集字號」	不詳
《范文正公集》二十卷別集四卷	元刻本，四冊，每半葉十二行，行二十字，有「安樂堂藏書記」、「研樵眼福」藏印	《滂喜齋藏書記》卷三	《影目》第一冊第一部分	不詳
殘本《聖濟總錄》六卷	元大德刻本，一函八冊，有「安樂堂藏書記」印	《滂喜齋藏書記》卷二	《影目》第二冊「中醫字號」	不詳
殘本《難經本義》一卷	元刻本，有「明善堂覽書畫印記」、「怡府世寶」、「安樂堂藏書記」藏印	《滂喜齋藏書記》卷二	《影目》第二冊「上醫字號」	不詳

潘祖蔭藏書目錄，學界所知的有葉昌熾所編《滂喜齋書記》三卷和潘氏卒後廠廝檢點潘氏藏書抄錄的《滂喜齋宋元本書目》。此外，北京國家圖書館藏有民國抄本《滂喜齋藏書目錄》，著錄圖書一百五十多部，每部下標注有價格，從幾十元到幾百元不等，似乎也是錄以待賈者。又南京圖書館亦藏有民國二十一年抄本《滂喜齋書目》一冊，與《史記異文》合為一冊，不分部類，每書僅著錄套數、本書，著錄圖書四百多種。這兩種書目《中國古籍總目》均未著錄，學界了解不多。而其中著錄的圖書大都不見於《滂喜齋藏書記》和《滂喜齋宋元本書目》。尤其是國圖所藏的《滂喜齋藏書目錄》，著錄了藏書的版本、印章等詳細信息，其中有怡府藏書近二十部。除了上表所列的宋元珍槧，還有明精抄本《東坡易解》九卷、明刻本《聲韻大成》四卷、明刻本《皇明狀元錄》、明刻本《餘冬序錄》五十卷餘錄十五卷、明刻初印本《格致餘論局方發揮》、明萬曆刻初印本《銀海精微》一卷、明刻初印本《葉氏世醫通變要法》二卷、《心印紺珠》二卷、明萬曆刻本《本草發明》六卷、明嘉靖刻初印本《針灸甲乙經》十二卷、明嘉靖刻本《醫經大旨》四卷、明藍格抄本《醫纂》六冊、明成化刻本《宋文潞公軒詩》三卷、《郎潛集》、《詞林遺響》四卷等。而《滂

58 佚名編，《滂喜齋藏書目錄》，收入煮雨山房，《中國著名藏書家書目匯刊》近代卷第6冊（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 據國家圖書館藏民國抄本影印），頁8。

喜齋藏書記》中著錄的明刻本尚有明刻巾箱本《五經》一函七冊、明刻《易義主意》二卷一冊、明刻《司馬法直解》一冊等，這些書籍均著錄於《怡府書目》和《影堂陳設書目錄》。

潘祖蔭藏書印中有「分廬百宋」、「迺架千元」兩方，與百宋一廬和千元一駕相對比，充分展示了他對自己藏書中宋元珍本的自信。而其中的怡府藏書，其侄孫潘景鄭說：「吾家《滂喜齋書目》著錄有怡府藏印者，不下二三十種，皆其精本也。」⁵⁹從國圖所藏抄本《滂喜齋藏書目錄》來看確非誇張。潘氏卒後，藏書陸續散出。葉昌熾《題張孝達制軍畫牘》說：「殘編鬻翰，流落毫芒，人皆奉為至寶。」⁶⁰一部分藏書流入書肆，北京琉璃廠書店檢點成《滂喜齋宋元本書目》一卷；一部分藏書由其弟潘祖年保管。潘景鄭《拙速詩存跋》云：「文勤公（按，即潘祖蔭）清俸所遺，彝器珍槧而已，公愛護維力，雖權貴覬覦，宵小窺伺，屹不為動。謹守固藏，殆四十年。」潘祖年卒後，其藏書又基本上轉由族侄孫潘承厚收藏。潘承厚和潘景鄭（承弼）因購得宋本《陳後山》集，將藏書樓名為寶山樓。抗戰之後，寶山樓藏書散出，零存善本捐贈給北京圖書館、上海歷史文獻圖書館（1958年併入上海圖書館）。目前上海圖書館所藏最多。

除了以上四家，怡府散出的藏書，值得注意的流向尚有丁丙、孔廣陶、繆荃孫、劉承幹和袁克文五家。

（五）丁氏八千卷樓。丁氏八千卷樓藏書學界早有較多的關注，友人天津師範大學石祥博士考證尤詳。但似乎尚無學者指出其與怡府藏書的關係。丁丙兄弟雖然沒有在京城參與怡府藏書的爭奪，但散出的怡府藏書流入其手者亦復不少，其中宋元佳槧並不多，但總數不在翁、潘之下。僅《善本書室藏書志》中所著錄出自怡府的元刻本，便有《禮經會元》四卷、元至正丙午刻本《圖繪寶鑒》五卷補遺一卷、《新箋決科古今源流至論》前集十卷後集十卷續集十卷別集十卷、元至元庚辰刊本《範德機詩集》七卷。明刻本則有二十餘種。考《善本書室藏書志》的編訂當在光緒二十二年到二十五年之間，丁立中《善本書室藏書志》跋曰：「右《藏書志》四十卷，先君所手著也。光緒丁酉且月，先君偶示微疾，養靜松夢寮，躬自纂輯，命立中繕錄排纂。己亥之春，書始脫稿，

59 潘景鄭，《著硯樓書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頁129-130。

60 清·葉昌熾，《奇觚廬詩前集》，《清代詩文集彙編》第766冊，頁720。

郵寄鄂中付梓，卷帙既繁，遂綿歲月。辛丑長夏，殺青斯竟。」⁶¹孫峻《〈八千卷樓書目〉序》云「閱三年畢事」。怡府藏書的出散，從同治初年延續到光緒二十年，和丁丙兄弟銳意藏書的時間相同，《善本書室藏書志》寫成於怡府藏書散盡之後不久。

(六) 繆荃孫藝風堂。繆荃孫藏書事蹟亦著，因與怡府藏書並無直接關係，此處不贅。其《藝風堂藏書記》著錄的怡府藏書就有明刻本《新唐書糾謬》二十卷（卷四）、元泰定刻本《事文類聚》（卷五）、舊抄本《玄宗先生文集》三卷（卷六）、明嘉靖刻本《樊川文集》二十卷外集一卷別集一卷（卷六）、元刊本《柳待制文集》二十卷（卷七）等，大都見於《怡府書目》和《影堂陳設書目錄》。其中《事文類聚》今藏湖北省圖書館，半葉十三行，行二十四字，黑口，左右雙邊，有「泰定丙宗廬陵武溪書院新刊」牌記。鈐「怡府世寶」、「藝風堂叢書」、「荃孫」等印。

(七) 孔廣陶嶽雪樓、三十三萬卷書堂。孔氏藏書始於其祖父孔傳顏，在羊城濠畔建一樓，名「濠上觀魚軒」，藏書4萬餘卷，復傳其父孔繼勳。孔繼勳曾踏雪登南嶽，歸建「嶽雪樓」以藏書畫圖籍。廣陶與其兄廣鏞銳意收藏，除「嶽雪樓」外，藏書處還有「三十三萬卷書堂」，以收藏武英殿刻本書籍出名。其藏書散出後大部分為康有為所得，但也有幾部怡府藏書被羅振玉購得。如北京國家圖書館藏明隆慶刻本《海運志》二卷，有「明善堂覽書畫印記」，又有羅振玉的「唐風樓」、「羅印振玉」等印，卷端有羅氏跋，跋文末云「乃怡府舊藏，光緒甲辰得之南海孔氏，戊申正月上虞羅振玉剪燈記」。又如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隆慶刻本《皇明詠化類編》一百三十六卷續編十七卷，半葉十一行，行二十二字，白口，四周雙邊，有「明善堂覽書畫印記」、「安樂堂藏書記」和羅振玉「唐風樓」白文印，卷端羅氏跋云：「此本有明善堂覽書畫印記及安樂堂藏書二印。光緒甲辰得之南海孔氏。戊申正月上虞羅振玉題記。」可見與《海運志》均係同一批從孔氏流入其手。

(八) 袁克文後百宋一廬、皕宋書藏。袁克文字豹岑，別署寒雲，是袁世凱次子，「民國四公子」之一。他的藏書雖然有「玩票」的性質，但確是民國重要的古籍收藏家之一。他從李盛鐸習版本目錄之學，又時常與傅增湘、徐森玉等人討論，收藏的宋元善本極夥，僅從其「後百宋一廬」、「皕宋書藏」等藏書樓名，即可略窺一斑。他似乎對怡府藏書有格外的興趣，在怡府藏書散出

61 清·丁丙，《善本書室藏書志》（北京：中華書局，1990），頁934。

多年後，輾轉收藏了怡府佳槧多部。僅就筆者所見，將其中善本列表如下：

表六：袁寒雲所遞藏部分怡府藏書

書名	描述	袁氏書目	怡府、影堂書目	館藏地
《傷寒明理論》三卷 《方論》一卷	宋刻本，其中明理論卷三和方論抄配，半葉十行，行二十字，白口，左右雙邊，有「景定辛酉建安廣有書堂新刊」牌記。有「安樂堂藏書記」、「怡府世寶」、「後百宋一廬」等印，袁克文跋。	《寒雲日記》	《影目》第二冊「上醫字號」	北京國家圖書館
《聯新事備詩學大成》三十卷	元刻本，半葉十三行，行字不等。小字雙行二十五字，細黑口，四周雙邊。有「明善堂覽書畫印記」、「寒雲秘笈珍藏之印」等印。	《寒雲日記》	《影目》第二冊「上類字號」	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
《初學記》三十卷	明嘉靖十年錫山安國桂坡館刻本，半葉九行，行十八字，小字雙行二十四字，白口，左右雙邊。有「安樂堂藏書印記」「明善堂覽書畫印記」「寒雲秘笈珍藏之印」等印		《影目》第二冊「上類字號」	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

袁克文風流名世，藏書亦如過眼雲煙，「一時俊物走權家，容易歸他又叛他」⁶²。除了《寒雲手寫所藏宋本提要二十九種》之外，他沒有留下其他藏書目錄，幸而民國著名書商王子霖抄錄了一份袁克文1915年到1918年日記中有關藏書的部分，其中記錄了袁克文購入部分怡府藏書的細節。如1915年的乙卯日記正月十三日，「得元刊《詩學大成》三十卷，半葉十三行，行二十五字，明善堂舊藏」，⁶³又本月三十日：「巾箱本《錦囊集》五卷，半葉八行，行十五字，有傳是樓、明善堂、朱彝尊諸藏印。字體渾樸，明刻上駟。」⁶⁴又如1916年洪憲日記正月初七，「得貴築黃氏所藏宋景定刊本《傷寒明理論》四卷，影

62 倫明著，雷夢水校補，《辛亥以來藏書紀事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頁77。

63 袁克文撰，《寒雲日記》，收入王雨，《王子霖古籍版本學文集》第2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頁134。

64 同上註，頁135。

抄三、四兩卷，卷末有『景定辛酉建安慶有書堂新刊』二行。半葉十行，行二十字，卷首有『宣氏』、『李氏』、『明善堂』、『怡府』、『安樂堂』、『劉復芬』諸藏印。」⁶⁵其藏書散出後流散民間，潘宗周所得最多，大部分在其身後歸於北京國家圖書館，而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亦藏有多種。其中怡府舊藏的《聯新事備詩學大成》三十卷係袁克文在民國四年所得，其乙卯日記正月十三日條記錄云：「得元刊《詩學大成》三十卷，半葉十三行，行二十五字，明善堂舊藏。」民國十九年，潘氏家人將之捐贈給聖約翰大學（華東師範大學前身），原圖書卡片如今尚存，上書：「潘明訓先生捐贈，元版《聯新事備詩學大成》，十九年十一月十日」。⁶⁶

（九）劉承幹嘉業堂。劉承幹嘉業堂藏書為學界熟悉，其所得怡府藏書多種為輾轉購得，均為明刊本。抗日戰爭之後，劉氏將大量珍貴古籍運送上海，經鄭振鐸、徐森玉等介紹，將珍貴明本秘密售予重慶中央圖書館，今多藏臺灣國家圖書館。如《改併五音類聚四聲篇》十五卷五冊、《改併五音集韻》十五卷五冊、《小四書》五卷三冊、《掖垣人監》十六卷附錄一卷八冊等，在怡府藏印外，又有「劉承幹字貞一號翰怡」、「吳興劉氏嘉業堂藏書印」等印。

五、結語

要之，怡府藏書雖未受到應有的關注，但其藏書綿延百餘年，無論以所藏宋元珍本為代表的藏書品質還是藏書總量，在有清一代均首屈一指，是清代乃至整個中國藏書史上最重要的藏書家之一。學界對其藏書樓名、藏書的來源、流向、規模及刻書情況，均存在錯誤的認識。

前人自陸心源以來，均目怡府藏書地為「樂善堂」。事實上，「樂善堂」為乾隆之書室名，怡府藏書室名應為「安樂堂」與「明善堂」。後人張冠李戴，沿誤至今。

怡府藏書目錄主要有怡恭親王永琅在乾隆末年編成的《怡府書目》，有清稿本存北京國家圖書館，另有抄本三種，均從稿本出。此目向來被學界誤為弘曉所編，影響了相關研究之進展。怡府重要藏書目錄尚有在同治初年怡府藏書散出之前不久編成的《影堂陳設書目錄》。這一書目今藏南京圖書館，久不為學界所知，《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等均以之為公藏書目。經筆者將之與《怡府

65 同上註，頁 155。

66 參見韓進，〈袁寒雲舊藏宋元本拾零〉，《圖書館雜誌》2012 年第 2 期，頁 82-85。

書目》清稿本及目前存世的百餘種怡府舊藏相互對比，確定其為怡府書目無疑。此目著錄了不見《怡府書目》的圖書近千種，對了解怡府藏書的全貌以及重要宋元本的流傳均有重要意義。

怡府藏書的來源，舊說為徐乾學、季振宜藏書由何焯介紹而來，此說影響頗大，至今學者論及怡府藏書必定引用。經筆者根據存世之怡府舊藏及各家書目綜合考察，則實非如此。從各種材料來看，二家藏書和怡府藏書關係並不密切。在翻檢怡府藏書時發現，曹溶之藏書卻有相當部份流入了怡府，此為自來文獻家未曾提及。

怡府在藏書之外，也積極從事圖書刊刻，所刻印的書籍包括儒家典籍、戲曲小說、佛教經典及歷代怡府主人詩文集。怡府所刻書行款比較統一，均為白口、四周雙邊，封面鐫有「怡府藏版」字樣，刻畫精良，品質很高，頗得後人好評，流傳至今者均被藏家珍視。其中所刻戲曲、小說影響尤大。

同治初年，綿延一百多年的怡府藏書陸續散出，大部分歸於楊氏海源閣、朱氏結一廬、潘氏滂喜齋和翁同龢，此外丁丙八千卷樓所藏，亦不在前四家之下。孔廣陶、繆荃孫、劉承幹和袁克文，都收藏了較多的怡府舊藏。目前怡府藏書散落在北京國家圖書館、上海圖書館、山東圖書館、山東博物館、美國國會圖書館、臺灣國家圖書館、遼寧省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復旦大學圖書館、南京大學圖書館等世界各地近三十所圖書館、博物館中。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魏·王弼著，晉·韓康伯註，唐·孔穎達疏，《周易正義》，乾隆七年明善堂刻本，北京國家圖書館藏。
- 清·丁丙，《善本書室藏書志》，北京：中華書局，1990。
- 清·丁申，《武林藏書錄》，北京：燕山出版社，1999。
- 清·王士禎撰，張士林點校，《分甘餘話》，北京：中華書局，1989。
- 清·弘曆，《樂善堂全集》，乾隆二年初刻本，北京國家圖書館藏。
- 清·弘曉，《冰玉山莊詩集》八卷，乾隆間刻本，南京圖書館藏。
- 清·弘曉，《明善堂詩集》十一卷本，《四庫未收書輯刊》九輯第21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
- 清·弘曉，《明善堂詩集》三十卷詩餘一卷詞餘一卷本，乾隆間刻本，藏北京國家圖書館。
- 清·弘曉，《明善堂詩集》四十一卷文集四卷本，《續修四庫全書》第1445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 清·全祖望，《全祖望集匯校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 清·朱學勤等編，《結一廬書目》，《叢書集成續編》，上海：上海書店，1994。
- 清·吳騫，《愚穀文存續編》，清星滄吳氏刻本，藏南京圖書館。
- 清·昭槎，《嘯亭雜錄·嘯亭續錄》，北京：中華書局，1980。
- 清·翁心存著、張劍整理，《翁心存日記》，北京：中華書局，2011。
- 清·翁同龢著、陳義傑整理，《翁同龢日記》，北京：中華書局，2006。
- 清·徐乾學，《憺園文集》，《續修四庫全書》第1412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 清·陸心源，《儀顧堂書目題跋彙編》，北京：中華書局，2009。
- 清·莫友芝撰，傅增湘訂補，傅熹年整理，《藏園訂補邵亭知見傳本書目》，北京：中華書局，1993。
- 清·莊永最編，《怡親王樂善堂印譜》鈐印本，藏南京圖書館。
- 清·梅曾亮，《柏枧山房文集》，《續修四庫全書》第1514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 清·陸隴其，《三魚堂日記》，同治刻本。
- 清·彭士望，《恥躬堂文抄》，《四庫禁毀書叢刊》第52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 清·葉昌熾，《奇觚廬文集》，《清代詩文集彙編》第766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 清·葉昌熾撰，王欣夫補正，徐鵬輯，《藏書紀事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 清·楊紹和，《楹書隅錄》，王紹曾等《訂補海源閣書目五種》，濟南：齊魯書社，2002。
- 清·蔣良騏，《東華錄》，北京：中華書局，1980。
- 清·潘祖蔭撰，葉昌熾編，潘承弼增補，《滂喜齋藏書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 清·潘祖蔭藏，佚名整理，《滂喜齋藏書目錄》，煮雨山房《中國著名藏書家書目匯刊》，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據國家圖書館藏民國抄本影印。
- 清·潘祖蔭藏，佚名整理，《滂喜齋宋元本書目》，煮雨山房《中國著名藏書家書目匯刊》，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
- 清·樂鈞，《青芝山館詩集》，《清代詩文集彙編》第481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 清·錢泰吉，《曝書雜記》，北京：中華書局，1985。
- ，《曝書雜記》，北京：中華書局，1985。
- 清·錢曾撰，管庭芬、章鈺校證，《錢遵王讀書敏求記校證》，北京：中華書局，1990。
- 清·繆荃孫，《藝風堂文續集》，《清代詩文集彙編》第756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 ，《雲自在龕隨筆》，北京：商務印書館，1958。

二、近人論著

- 山東圖書館，《山東圖書館藏海源閣書目》，濟南：齊魯書社，1999。
- 王紹曾、崔國光等整理訂補，《訂補海源閣書目五種》，濟南：齊魯書社，2002。
- 北京圖書館普通古籍組編，《北京圖書館普通古籍總目》第一卷目錄門，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0。
- 朱希祖，《鄮亭藏書目錄》，稿本，藏南京圖書館。

- 周叔弢，《自莊嚴堪善本書目》，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5。
- 周叔弢，《周叔弢批註楹書隅錄》，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9。
- 侯印國，〈《影堂陳設書目錄》與怡府藏本《紅樓夢》〉，《紅樓夢學刊》，2013年第4輯。
- 袁克文撰，《寒雲日記》，王雨《王子霖古籍版本學文集》第二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 徐珂編撰，《清稗類鈔》，北京：中華書局，1984-1986年。
- 倫明著，雷夢水校補，《辛亥以來藏書紀事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 章乃煒編，《清宮述聞》，初、續編合編本，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0。
- 朝鮮科學院、中國科學院編，《李朝實錄 高宗實錄》第四冊，北京：科學出版社，1959。
- 傅增湘，《藏園群書經眼錄》，北京：中華書局，1983。
- 劉禺生，《世載堂雜憶》，《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七十二輯，臺北：臺灣文海出版社，1971。
- 潘景鄭，《著硯樓書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 韓進，〈袁寒雲舊藏宋元本拾零〉，《圖書館雜誌》，2012年第2期。
- 韓梅，〈清宮《影堂陳設書目錄》與怡府藏書〉，《紫禁城》，2005年第4期。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Yi Mansion Library: With Emphasis on the Newly-found *The Catalog of Books Displayed in Ying Tang*

Hou, Yin-guo^{*}

Abstract

The Yi Mansion Library is regarded 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and largest collection of books in the Qing dynasty and even throughout the history of private libraries in China. However, it has not been given the attention it deserves.

The academic field has long harbored misconceptions on the sources, circulation, and size of the library, as well as the time the *Catalog of the Yi Mansion Library* was compiled, the courtesy names of the masters of Yi Mansion, etc. (especially regarding the fact that many books came from Xu Qianxue and Ji Zhenyi's old collections). Furthermore, the Anle Tang of the Yi Mansion is sometimes mistaken for Emperor Qianlong's Mingshan Tang or Leshan Tang. With the help the newly-found book *The Catalog of Books Displayed in Ying Tang* in Yi Mansion and other new materials, this essay sets forth some new ideas on different aspects of the Yi Mansion Library by surveying hundreds of books from the library currently found in more than twenty libraries throughout the world and investigating it in a systematic way.

Keywords: Prince Yi, The Catalog of the Yi Mansion Library, The Catalog of Books Displayed in Ying Tang, Hong Xiao, library

* Master Degree Candidate, School of Liberal Arts, NanJing University.